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明朝的屯田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屯田制度成功的典范。所谓屯田，即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，采取各种方式开垦边疆土地，以给养边防军队。这是扩大国有资产规模的方式，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。从西汉武帝时起各届政府多有屯田之举，到明清时代，虽有间断，但一直存在。

屯田又分军屯、民屯和商屯。军屯是由军人开垦的土地；民屯是由政府招募、迁移民户或者派驻流放人员开垦的土地；商屯则是由商家出资，招募百姓垦种官田，用粮食换取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（比如给予食盐专卖的权利等）。无论哪种，都由在当地设置的管理部门统一管理。

明朝的军屯开始时曾非常成功。屯军大致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负责守城，一部分负责耕种，根据具体情况分配比例。原则上越靠边境的地方，守城军士比例越高，大概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。而内地驻军屯田，从事耕种者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明初全国设置卫所八百余所，合计军人总数三百一十多万。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，分到每个人身上，

从兴盛到衰败的屯田

均摊二十九亩。这三百一十万人每年大概吃掉三千七百二十二万石粮食，基本可以全部自给，甚至连相关的花销也可以自理。

为了保护军民屯田的积极性，开始时严禁向其征税。洪武三年，中书省请求向太原、朔州的屯田征税，诏命勿征。第二年，中书省再次建言：河南、山东、北平、陕西、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，凡是官府给牛和种子者应该让他们交一半公粮，自备生产资料的，也应交百分之三十。诏令不能征收。三年后，每亩开始收租一斗。因为屯田余粮颇多，洪武十五年终于制定了相关征收条例：军田一分，缴纳正粮十二石，存储在本屯仓内，由本军自支，余粮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。永乐初年，制定屯田官军赏罚例：每年完成十二石粮外，还要有六石余粮，多者赏钞，缺者罚俸。同时配套一个人性化的规定：年满六十岁的屯军与残疾及幼小者，产粮用于养活自己，不受该条例限制；屯军若因公事耽误了农务，免

征公粮。

但奇怪的是，此后各地开发的屯田越来越多，而征收上来的粮食越来越少。正德年间，辽东地区屯田比永乐朝增加将近一万七千顷，而产粮由原来的七十万石缩减为十七万石，骤降五十三万石。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？来看一例。宣德六年，有人揭发宁阳侯陈懋私遣军士操舟出境捕鱼，采集木头，又派军士携银子去杭州买货物。后来一查，此人侵吞屯仓粮食二十多万斤，私自役使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。这么一大块肥肉摆在面前，谁说了算就是谁的。谁又能受得了这种诱惑？英宗以后，败坏更甚。太监刘瑾的党羽韩福任御史，奉命到辽东清理屯田，激起屯军哗变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平息下去，可见此时矛盾之深。屯田多被内廷太监、各卫所的军官占夺。军士越种田越赔钱，苦不堪言。屯丁逃亡者日益增多。当初的仁政终于成了万人憎恨的恶政。

户科一位叫作管怀理的官员曾分析屯田破坏的四大原因：“疆场戒严，时不能耕。”“牛种不给，力不能耕。”“丁壮亡徙，无人以耕。”“套为虏有……势不能耕。”令人唏嘘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是的，一粒蜜蜂。在皖北的乡野里，常常可以看得哟嚶嗡嗡的小蜜蜂，嗡一下从你的眼前飞过，你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捕捉它的样貌，就弧线一样从你的眼前消失了，只留下匆匆的一抹微黄。

我曾多次近距离观察过一只蜜蜂，有时候是戴着纱帽，有时候是隔着玻璃，还有就是用望远镜，这种近，是保持安全距离的近。由此，你们不难发现，我对蜜蜂是怕的，曾因摇动一株油菜花，而被蜜蜂蜇了，它尾部的刺，还在我的肉里动着，被我用指甲掐下来扔掉。我近距离看蜜蜂的时候，它的肚子和脊背是黄黑相间的，像是变了色的旧式海军服。一层黑，一层黄，颜色并不让人厌烦。蜜蜂的眼睛也不小，翅膀却几乎是隐身的，极淡。看很多画家画蜜蜂，那双翅子也几乎是写意一般地勾勒。画别的更精细的部分，有时候要用到鼠尾，就是一支毛笔上只有一络须，或是一根须，这样才能用工笔，画得精致。

话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距离

这天地之间的一小粒

一只蜜蜂最近，也许就是在宣纸上，我可以近距离去摩挲它，而不惮它尾部的刺了。乡间，大批量的蜜蜂在乡野出现，要么是有花田，要么是有养蜂人在附近安营扎寨。

养蜂人都是些大胆的人，他们的驻扎地一般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外，从不打扰附近的村民或居民，相反，若是有附近乡村的孩子到他们的帐篷边路过，他们还会请进帐篷来，给你拿一罐蜂蜜，或者是别的糖。

我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蜂蜜，就是养蜂人送的，小罐头瓶子大小的一罐，黄澄澄的颜色，回到家，我忍不住用手指戳了一点，扎心窝地甜。当然，还有那种花花绿绿的米花糖，是用来专门和附近村民建立良好关系的。他们是地道的江湖上行走，最深谙世道，最懂得如何维持人际关系。

我曾在养蜂人的蜂箱边看到过蜜

蜂的家，当然是带着头纱的帽子。黑漆漆的小箱子，打开来，乌泱乌泱全部是蜜蜂，密集恐怖症是看不了的，蜂巢却是非常规则，那么多蜜蜂，怎么可以这般规则地建造一个家园，这该有着怎样的步调一致？有许多蜜蜂不断飞走，也飞来，把采来的蜜交付蜂巢，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偷吃，应该是不会的，它们的组织纪律性真强，远非妄自尊大的人类可以想象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不是有蜂王浆之类的饮品吗？估摸着现在基本无所觅其踪迹了吧！能见到的也只有蜂蜜了，被做成各种包装，供人享用。每当我在各大超市见到蜂蜜的时候，总想起少年时，坐在养蜂人的帐篷里的情景：一只又一只的蜜蜂飞来飞去，那感觉，就像是风吹落了一粒又一粒槐花，在空中舞。这天地间忙忙碌碌的一小粒，哟嚶嗡嗡的一粒粒，它们的状态，让当下那些网络上譬如“躺平”之类的词觉得汗颜。

说话之间，该出去走走了，现在的槐花也该开了，槐花蜜的甜颇让人怀念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“阿尔先”，蒙古语意为圣泉。这里温泉分布广泛，泉眼众多，以其多样的疗效而闻名。当地的友人告诉我，这泉水里含有多种药材成分，可以治疗皮肤病，也可以调理胃病。他还特意嘱咐我们用泉水洗眼睛，说洗一洗，眼睛就会变得明亮。当地的蒙古族同胞则说，这是上天赐予的福祉，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厚爱。

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，阿尔先沟绿意幽深，山上的草长得没过膝盖，风景美得浑然天成。秋天已经先在这里留下了痕迹。山坡上满是开过花的草茎，呈现出麦浪般的色泽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夏日的繁华与浪漫。

各色的小花仍在角落里寂然开放，仅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：秦艽、柳兰、千里光、飞蓬、香丝草、鼠尾草、八宝、百里香、勿忘我、老鹳草、野豌豆、地榆、牛蒡……不计其数，遍布在草原上、山坡上，以及来往的行道边，旺旺地开着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它们不求人知，不为人赏，只是按照自己的节

阿尔先沟

奏，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完成着生命的轮回。

金露梅花色艳丽，开得野性十足，自信张扬。独活，白色小碎花，其根可入药，能治风寒感冒、头痛、风湿痹痛和腿酸痛。敢以独活为名，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，它也能独自存活，默默生长。八宝花则从岩石缝隙中探出头来，一簇簇粉色的小花挤挤挨挨，随意而自在，带着一种天然的野趣，比任何人工雕琢的盆景都要动人。

脚下，有河水潺潺流过，几匹马在水边悠闲地吃草饮水。它们时而抬头张望，时而低头沉思，仿佛也在欣赏这美丽的景色。水塘清澈见底，蓝天、白色的石头和红色的水草倒映其中，一幅天然的画卷就这样铺展在眼前。马、羊、河边的树、远处的云杉、近处的

山崖……一切都成了手机镜头里绝美的风景，让人忍不住频频按下快门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

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芬芳，偶尔还能闻到远处传来的炊烟香味。牧民们的蒙古包散落在草原上，像是一颗颗白色的珍珠，点缀在绿色的地毯上。孩子们在草原上追逐嬉戏，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，为这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几分活力。

迎着夕阳往回走，夕阳的光活泼泼的，投在近处的草地和溪水边，明暗交织，映照在皮肤上，温暖而柔和。山林的树，地上的草，深绿与浅绿之间，光在流动，生动而明艳。太美了啊，大自然这种原始的美，怎么赞美都不为过。回去的路被山的弧度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，两旁的树木参差不齐，像是从画里逶迤延伸出来。米娜瓦尔从对面走来，光从她的头顶和侧面洒落，拍出来的照片像油画一样动人。我们一行人，就这样行走在画中，走着走着，与那些马呀、羊呀，一起成了风景。